

沈慶旺散文選 (2001)

【導 讀】

沈慶旺 (1957-)，另有風子、西門、西門亭等筆名，祖籍福建詔安，出生於砂拉越州古晉市。目前經營藝品店，兼作書畫、篆刻、木雕銅雕、書刻字畫裝裱、網站製作、副刊主編、專欄作者。曾任業餘記者、副刊主編、砂拉越星座詩社財政和副主席、詩巫中華文藝社執委。二〇〇一年底旅居台北，經常往返台北與古晉兩地。

一九七二年開始創作現代詩，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為創作狂熱期，沉迷於叔本華、黑格爾、尼采的悲劇哲學，並企圖用一種夢的言語築造完美的想像世界，同時創作新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一九八〇年停筆，至一九八九年才開始專注原住民題材的創作。

長期沉浸在存在主義思想裡的沈慶旺，對社會現況充滿自覺，他認為社會規範、自然環境、文化秩序、人性等根本因素與人之本能慾望存在著矛盾與衝突，遂啟動他逃避荒謬的本能，開始深入婆羅洲的雨林荒野。在那個鮮為人知的化外之地，遠離現代文明的喧囂，卻沒有讓他獲得完全的平靜，反而感受到原住民的生存悲哀。懷抱著驚異、沉醉、迷惑、又悲痛的心情，一種身不由己的追尋力量，催促他去完成第一部詩集《哭鄉的圖騰》(1994)。也正是這股同樣的力量和文化責任，促使沈慶旺投入更多的心血，去記述、保存砂拉越州的原住民文化，為這個沒有書寫和發聲能力的沒落族

群，盡一份心力。近十年來，他持續發表了許多有關各族原住民生活、風俗習慣、民族變遷的文章，結集成一部令人期待的文化散文《蛻變的山林》（吉隆坡：大將，2007）。本卷所選的六篇散文，皆出自此書，全屬二〇〇一年發表的作品。

石問亭對此書有相當高的評價，他說：「沈慶旺選擇這一方面的書寫具有象徵的意味，因為這個時空和現實生活中的族群不太一樣又確實如此存在，使我們看到他們的現實和生活本質。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些族群的介紹，比如傳統風俗、習俗禁忌。我們看到族群社會的理想和希望，及生活水準的改善；另一方面，又看到族群傳統習俗的流失；這裡的族群沒有今昔和盛衰，只有現代化與傳統變形時代夾縫中生存下來的族人。喘息之間，仍然守著對犀鳥鄉（砂拉越）土地的情懷。深一層去看，沈慶旺是從一個換喻角度，屢屢反思，各原住民族群在今日馬來西亞的處境。」（〈存而不在〉2007）

〈歷史名詞——獵人頭〉是很重要的一篇文化散文，沈慶旺很完整、深刻地剖析了獵頭行為背後的文化因素：「砍過人頭的男子將被部族認為是英雄 Bujang Berani，在部落中將享有較高的地位和榮譽」，話雖如此，但原住民其實只擅戰並不好戰，更不好殺，「為了爭奪新耕地、保衛耕地，或為了復仇和平息天災，他們才會進行獵人頭的活動。他們先組成獵人頭隊伍，祭司會每天祈求神靈庇佑出征的戰士，同時觀察一種常在墓地出沒的『伊西』鳥，從它飛行的方向卜取吉凶」，還有更多禁忌與細節，是過去不為人知的。最後沈慶旺從生存的角度來解釋這種文化的深層意涵：「表面上是為了求愛、求地位、求豐收，但對整個族群而言，意義乃在於求生存。獵人頭除可抑制敵人的勢力，拓展自己族群的耕地和生活範圍，也減少自己族群所面對的威脅，這是原始生活中求存的一種方式。」

〈自然界的預言——鳥兆〉非常豐富地表現出原始落部的禁忌與迷信；〈豐收節·Hari Gawai〉則對於敬重鬼神幽靈、重視傳統習俗和禁忌的伊班族，有很鮮活的描述。〈變調的慶典〉就寫得比較沉重，年輕一代的原住民紛紛往現代都市謀求發展，迅速衰敗的長屋文明，老年人都固執地認為：「所有的遊子都將歸來。」但年輕人除了在節慶時刻回來團聚一番，部落還能夠用什麼東西留住他們？沈慶旺以詩化的筆調，替原始部落作了一個很準確的形象定位：「部落瑟縮在偏遠山麓，遠遠地像蒼山脫落的門牙，無奈地根植在孤單的土地上。」〈部落裡的酒〉無情地披露了原始部落文化的價值崩潰，在科技文明的侵蝕之下，他們開始質疑自己的文化價值，農村經濟和傳統信仰全面解體，「致使原住民普遍生存在無力感之中，挫折、無奈在酒精的麻痺中暫時得到了解脫。」他們該何去何從？

〈部落的知識份子〉象徵著原始文化的矛盾和命運。受過現代教育的原住民知識份子，當他們目睹部落的傳統祭典日，毫不自覺地淪為旅遊賣點和遊客爭奇獵豔的對象，以及種種不平等的處境之後，他們痛苦地反思著自身的存在價值，於是他們企圖拯救、維護最後的傳統文化和尊嚴，「在無奈中成為忠實的反對者，反對部落現代化，反對族群分化，反對傳統變革，反對現實社會遞變，反對現行政治體制，反對國民權益分享不平等；他們似乎成為族人眼中為反對而反對的異類。」

沈慶旺在理性敘述背後，隱藏著感性的哀傷。每個主題的剪裁與表現，不但切中要害，更不忘留下供讀者反思的空間。作為「書寫婆羅洲」計畫的第二部作品，《蛻變的山林》成功建立了一座原住民文化散文的豐碑，也是近年砂華文學最重要的成績單。

歷史名詞——獵人頭

婆羅洲曾經被稱為「獵人頭之鄉」，過去許多傳媒報導都誤認伊班族是獵人頭的民族，讓人誤解伊班人是殘暴、血腥、好戰的民族。

其實，伊班族是非常好客和熱情的民族；他們善戰，但不好戰。在婆羅洲，不只伊班族有獵人頭的習俗，其他原住民如加央族、比達友族、弄巴旺族等也有獵人頭的習俗。原始時期的部落間經常為了爭奪和保衛耕地而發生戰爭，獵取敵人頭顱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伊班族只獵取與他們交手的成年男子的頭顱，婦女和小孩通常都被活捉回去當奴隸；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又會舉行一種稱為 **Gawei Betem Bane** 的歸化儀式，把這些奴隸歸化為他們社群的一份子。由此我們可看出伊班族善良的一面，同時我們也可得知，伊班社群是沒有奴隸制度的。

在過去，伊班年輕男子必須獵取敵人的頭顱，才算是成人、才讓人看得起，砍過人頭的男子將被部族認為是英雄 **Bujang Berani**，在部落中將享有較高的地位和榮譽；尤其在各個慶典或佳節裡，他們是族人引以為榮和羨慕的人物。另一個致使原住民獵人頭的原因，據說當時部落長屋裡的女性喜歡獵過人頭的男子，她們認為，她們的長髮要被沾過敵人鮮血的手撫摩，才會長得更黑、更柔、更美。在當時，沒有獵過人頭的男子會被女性視為懦夫。

過去幾百年來伊班族一直在原始森林邊緣求生存，他們對原始森林有一份深刻的敬畏，他們按照祖先遺留下來的不成文戒律，與

森林之神保持一份奧妙的關係。每當遷移新的耕地時，他們必須獵取新的人頭來祭拜神靈，以求新耕地可獲得豐收。

一般上，為了爭奪新耕地、保衛耕地，或為了復仇和平息天災，他們才會進行獵人頭的活動。他們先組成獵人頭隊伍，祭司會每天祈求神靈庇佑出征的戰士，同時觀察一種常在墓地出沒的「伊西」鳥，從它飛行的方向卜取吉凶；若從隊伍出發路上的右邊飛到左邊，即是凶兆，一直等到它從左邊飛到右邊，表示吉兆，就可即日出發。

他們血腥砍殺敵人後，退回自己的長屋時，必須繞行許多路途，迷惑敵人和被殺者的靈魂，以免他們跟蹤到自己的部落來。回到部落前，他們通常會派一名戰士作前鋒，先回到部落宣告凱旋歸來的好消息；整座長屋鳴起銅鑼，戰士們在男女老幼高唱歡迎英雄的戰歌聲中回到長屋。經常有許多年輕和未成年的男子，在這種英雄氣概的歌聲中被激起了情緒，紛紛抽出巴冷刀對著樹木瘋狂亂砍，有的甚至在地上打滾、嗥叫，恨不得馬上去也獵取人頭。

獵回來的人頭整齊排放在長廊草席上，一支支用白木雕成的長矛插在人頭前，每一根矛代表一個出征犧牲的戰士。婦女們開始圍繞頭顱跳舞，那些家裡犧牲了戰士的女人一面跳一面鞭打頭顱洩恨，接著年輕的戰士們跳起戰鬥舞，整座長屋陷入瘋狂的氣氛。三日夜的連續狂歡、祭司舉行過祭神大典後，長屋才平靜下來。獵回來的人頭就交由獵獲者的女人保管，掛在柴火上，每日用煙火把它薰得漆黑，然後用藤編製一個圓形藤籃盛著，藤籃間插有乾棕櫚葉的長旒，靠近頭蓋處裝有削尖的竹針，這是祭祀頭骨或幽靈時，用以串插豬肉的，底下還掛著用竹節削成杯狀用以盛白米酒的小杯。這些裝置就懸掛在長廊上的一塊長板，板的一端雕著鱷魚頭和彩繪，底下時常點燃一盞火，並保持不滅，因為他們相信，頭骨喜歡

溫暖，如果頭骨受到保護和善待，並得到所需的供奉，它們將賜予長屋好運和豐收。這種煙薰保存頭骨的傳統方法叫做 *salai*，而薰乾後的頭骨叫 *antu pala*。每當節日慶典都要把頭骨取下來，祭以白米酒，灑上雞血，以安撫頭骨的陰靈。

原始社會獵人頭的習俗表面上是為了求愛、求地位、求豐收，但對整個族群而言，意義乃在於求生存。獵人頭除可抑制敵人的勢力，拓展自己族群的耕地和生活範圍，也減少自己族群所面對的威脅，這是原始生活中求存的一種方式。雖然獵人頭是原始落後、殘忍野蠻的行為，畢竟這已是歷史名詞，反觀現代人文明化的高科技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和殘酷，我們不免要自問，到底誰比較原始、殘忍？

自然界的預言——鳥兆

有事沒事聽鳥叫是內陸原住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盤踞在砂拉越深山野嶺的原住民，不論族群，都有一套解釋鳥語吉凶的學問，尤其是在內陸的少數遊牧民族，他們的日常生活行止幾乎都取決於臆測鳥兆的吉凶。舉凡砍芭、狩獵、遠行、遷移、建設等，都以林中兆鳥叫聲的吉凶和位置來作為他們下一個步驟的依歸。

右邊傳來的鳥叫聲或是由右竄出來的兆鳥，都意味著吉祥，也可以解除較早時被封禁的凶兆；相反的，倘若是從左邊發出兆鳥的鳴叫聲，無論它發出多麼吉祥的叫聲，或是從前左方飛出來，遇到它的人必然會放棄原定的計劃，在站立處露宿幾天，直到禁忌期滿，或是聽到右邊傳來解除禁忌的鳥兆聲為止。內陸居民為何對左邊特別厭惡，他們只知代代相傳至今，箇中玄機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在眾多的鳥兆中，有相當多是從聲音來分辨吉凶的。比如說，某一些原本叫聲很低沉的鳥，突然發出尖銳的驚叫，意味著它在向人示警，可能前方隱藏著危險。

棲宿森林裡的鳥類何止千百種，若要在百鳥齊鳴的大交響樂中分辨出哪些是兆鳥的鳴叫，哪些是尋常飛禽偶爾飛過的啼叫聲，這實在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但是，居住在內陸的原住民無需看到匿藏在參天大樹上的鳥兒，只需聽聞那些啾喳聲，便能分辨是哪一種鳥在叫，也能分辨哪一些是正常的聲音，哪一些是不祥的預兆。

在砂拉越，作為原住民守護神化身的犀鳥，一路來都被視為吉

祥飛禽。舉行重要事務或祭典前，如果能看到巨大犀鳥出現天際或棲息在附近大樹上，這將讓人們對所要辦的事充滿希望和信心。

肯雅族在燒芭後、播種前，都會戴上木製面具，待在自己的芭地裡，靜候各種兆鳥所給予的暗示，並根據兆鳥的鳴叫聲來決定播種的時間。如果這段時間所收集的鳥兆聲不利於播種，他們將會不惜一切地等待，直到吉祥的鳥兆聲出現為止。

鳥兆對原住民的生活影響可謂十分深切，有時簡直就不可理喻，比如在森林裡行走的族人，路程中突然聽到左邊傳來不吉的鳥鳴聲，或有一隻兆鳥從左邊竄出來，便會立刻停下腳步，在原地休息，不再繼續前進，並按照他們所理解的鳥兆暗示的輕重，來決定他們需在原地逗留多少天，或等待吉祥鳥兆來解除禁忌。

在眾多的兆鳥中，一種叫做「伊夕」的尖嘴小鳥是原住民最厭惡的鳥類，這種伊夕鳥「及、及、及」的叫聲雖然不怎麼響亮，但是生活在森林裡的原住民對於這種鳥的叫聲特別敏感，只要這聲音從他們的左邊傳來，不管有多重要的事等著辦，他們必定會在原地待上一天一夜，才敢繼續前進。以往戰士出征時，如果伊夕鳥在征途的左邊低鳴，戰士們相信它是暗示此役凶多吉少，帶頭的將領也許就取消出擊的計劃，或在原地露宿，等聽見吉鳥歡唱才再踏上征途。

名列第二的不祥兆鳥是以黑色為主的雜毛啄木鳥「得拉占」，原住民相信它隨身攜帶瘟疫，因此只要它出現在前頭，他們絕不繼續行程。而一種叫「本毛隆」的紅頭小兆鳥，它的正常叫聲是「得、得、得」，如果它驚叫「賊賊賊」，則是警示前方有敵人埋伏。另兩種紅色小鳥「奧監」與「吉占」的啼聲是連串的「喔喔喔」，如果它「喔」一聲即停止，而聽到警示的人還繼續前進，將會犯邪患病。

還有幾種鳥類會發出人類哈哈大笑的聲音，這種發自鳥嘴的人類笑聲並不是什麼好兆頭，特別是一種叫「貢」的笑鳥，它是代表死神的衰鳥，如果聽到它哈哈大笑，表示死神近在眉睫，隨時都會遭遇不測。

原始森林是飛禽走獸的自由樂園，在參天巨樹掩護下，各種飛禽悠然地鳴唱。鳥兆雖然影響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山林裡多姿多彩的生活仍無止境地延續著。基督教、天主教雖已傳入各部族的長屋，不過，許多已是教徒的原住民仍然不敢違抗這來自叢林深處的啟示。

豐收節 · Hari Gawai

從木山營步行四至五公里的黃泥路，才能到達公路搭巴士到七十五公里外的民都魯市鎮。我們在這裡接受一項訓練已經七天——營裡的食堂不售菸酒。這天是五月三十一日，大夥兒商量好半夜偷偷溜出營地，到附近的長屋參加豐收節。晚上十點，我們從個別的宿舍靜悄悄溜到營地外，木山營裡的伊班同胞早已把「連羅華³」停在外頭，我們十一個人疊人，在搖搖擺擺黝黑的山道上向森林深處邁進，滿天星星閃爍著詭異的眼睛。

車行約半個小時，燈火穿透方形的窗棧，遠遠地像蒼山脫落的門牙，部落就瑟縮在偏遠山麓。寧靜的山坳裡，人聲有些鼎沸；童子的嬉笑和著老嫗的吆喝，間中夾雜一兩聲狗吠。深夜到訪的賓客引起了一陣驚喜歡欣的騷動；每人接過一杯濃濃酸酸又有點澀澀的 **Tuak** 米酒，這是伊班族熱情款待來賓進入長屋的第一個歡迎儀式。

豐收節又稱為達雅節，是達雅族群一年一度慶祝豐收的節日。

「達雅」一詞在印尼加里曼丹原本統稱所有原住民，而在砂拉越則只是伊班族和比達友族的統稱。在馬來西亞，每年六月一日定為砂拉越達雅節公共假期後，大部分的原住民都在這一天慶祝他們的豐收節，這節慶每年都吸引了許多國內外遊客到砂拉越觀光及參與慶祝。

伊班族是敬重鬼神幽靈的族群，日常生活上有很多的傳統習俗和禁忌；從結婚、懷孕、出生、死亡、遷徙、播種到收割，他們都

必須舉行悅神祈福儀式，當然豐收節更要祭拜祖先和神明。

我們一行人與長屋裡的長者席地圍坐，說些家常和有關政治發展的話題。將近十二點，老人們取出銅鑼，列成一行，由巫師和屋長帶領居民和訪客，敲打著鑼鼓環繞長屋長廊走三圈，一面顫舞一面呢喃著祈福咒語；婦女都在自家房門前用大水壺裝滿自釀的米酒，給行過的每個人斟上一小杯；這間長屋共有三十二戶，我們繞了三圈，嘗盡了酸、甜、苦、辣、澀的酒味，那是因為各家米酒的發酵時間不同。

第二圈尚未繞完，大家口裡盡說 *mie mie*、*mie mie*（伊班語：少少或一點點）。儀式過後，大家又席地而坐，屋長站在中央向居民致詞，大意是說歡迎遠來賓客、今年農作物收成情況以及向歸來的遊子訓示一番，然後就開始喝酒跳舞。我們幾個纏著老人家教我們跳伊班戰士舞 *Nyajat*，直鬧到凌晨。許多青年已醉臥長廊，有些則不勝酒量，翻開藤席，向著樓板的隙縫往騎樓底下嘔吐；鬧累了大家就地而睡。

清晨，陽光用他溫柔的臉撫摩霧氣，殘舊的屋舍、髒亂的騎樓、長廊底下氤氳著老人昨夜酗酒的夢；老嫗撇著皺痛的雙唇把心裡的歡欣折到雙頰；純真童稚的語音無憂地追逐嬉笑。遠方歸來的遊子們開始忙碌起來，他們用一條尼龍繩，自長屋裡一路插著小樹樅，一路牽到長屋附近的河邊；尼龍繩相隔不遠就掛一塊餅乾，這是牽引神明從河邊到長屋去的祭品；再在長屋外的露台擺放一些供奉神明和祖先幽靈的祭品。年輕的小夥子抓了一隻小豬和一隻公雞，大家在巫師和屋長的率領下，敲打著傳統銅鑼，長屋居民抱著待宰的小豬，在巫師呢喃的咒語聲中，浩浩蕩蕩向河走去，在河邊為小豬做清洗的儀式。他們用一塊鵝卵石洗刷小豬全身，再由巫師帶領眾

人回到長屋。在長屋外露台上有一個祝福（piring）儀式，先殺一隻雞，把雞血洒在供神的祭品四周，然後一行人在入屋前都必需喝一杯米酒。慶典儀式仍由祝福開始，把各種獻給神明的食物，由長老和巫師盛在自製的小籃子上，然後用雞環繞三圈，雞毛雞血放在小籃子上，祭品才算預備完成。接著就到了祭典的高潮：長屋居民敲鑼打鼓，環繞長廊三圈，由一位經驗豐富的長者手執長矛往小豬頸項一插，只見鮮血染紅了草席，跟著換了一把鋒利的巴冷刀，手起刀落，自豬肚橫剝一刀，五臟都滑出來了。長者小心翼翼地把豬肝割下，用雙手捧到太陽光下，

屋長、巫師紛紛圍攏，貫注著、巫師用手指頭撥弄著，「哦！這是一個好肝，來年祖先和神明將護佑我們全屋安康、作物豐收。」在巫師指示下，大夥分成三、四組，圍繞著祭壇歡呼三次，祈福儀式告一段落。大夥兒圍坐在長廊，等待達雅節的佳肴——燒烤豬肝和小豬。

傍晚，舉行祝禱儀式後，叮叮咚咚敲起銅鑼，我們夾雜在長者和老嫗之間跳起 Nyajat；年輕人集在一隅，播放強勁的前衛音樂，樓板振動起來，酒精在現代勁舞裡翻騰；小孩坐在電視機前，一動也不動。我們直鬧到午夜才盡興而歸。

[*編者註]：連羅華（Land Rover），著名的越野車，也是馬來西亞山區和園坵常見的交通工具。

變調的慶典

所有的遊子都將歸來，老人們都這麼以為。

部落瑟縮在偏遠山麓，遠遠地像蒼山脫落的門牙，無奈地根植在孤單的土地上。

這裡有許多純潔的童稚，每日無憂地嬉戲，他們是老人的期待，期待傳統的延續。

老人暫且酗酒、高談過去的英雄事跡，耕地在體力衰敗下逐漸萎縮，萎縮成破敗的部落。

只剩下那些風光過的歷史，仍然在沉靜的山林裡寂寞地等待。

所有的遊子都應該回來。

為了一年一度的慶典。老人們如是認為。

寧靜的山坳裡，人聲有些鼎沸；童子的嬉笑和著老嫗的吆喝，間中夾雜一兩聲雞鳴狗吠；小豬的哀鳴最長氣。

破落的屋舍、髒亂的倚樓、長廊底下氤氳著老人酗酒的夢；老嫗撇著皺癟的雙唇把心裡的歡欣折到雙頰；只有純真童稚的語音，無憂地嬉笑。

是森林賜予的淳樸，抑或是鮭魚溯游而上的秉性？

部落的遊子回來了。

為了一年一度的慶典，部落的遊子都回來了，他們從城鎮帶回了迷惑，帶回了聲浪無比的器材，痴狂地跳躍著，展示新奇的、與傳統迥異的舞步；一簇簇金黃紅藍的髮浪一波波蕩漾起部落的眼睛，迷惑了整個部落的思緒。

人聲真的沸騰起來了，年輕的男女湮滅在喧鬧的聲樂中，回鄉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發洩。

而慶典彷彿如殘舊的電影膠片，歷史的聲音黯啞。老巫師帶領著殘弱，像過氣歌手吟哦失調的音符；傳承的祝禱詞語，只能依循歲月的記憶在荒野撿拾一些破碎，拼湊成一場讓遊子回鄉的慶典。

至於那些未曾回來的遊子呢？

部落裡的酒

有時候天還未啟亮，喧鬧仍在睡夢中，部落裡就已經有人把蟲啾聲當作下酒的小點，開始喝起酒來。多半是下了連日雨後的清晨，或是失業回鄉漫無頭緒的無奈日子，喝酒就成了族人唯一解悶的事。

在強勢文化的侵蝕中，原住民逐漸質疑自己的文化價值，農村經濟感染幣值的敗退，傳統祭典也在科技世界裡逐漸潰散；一連串的文化、經濟、信仰的解體，致使原住民普遍生存在無力感之中，挫折、無奈在酒精的麻痺中暫時得到了解脫。也許有人說，馬來西亞建國四十幾年，原住民經濟有了莫大的進展，但是若透視整個社會的經濟層面，我們不難發現許多觀點只是表層假象，勞工群中充斥著原住民兄弟，萎縮的原住民部落只存留老弱婦孺，土著習俗地被回收開發，種種的經濟成長都掩蓋不了原住民的困境，反而逐漸暴露其嚴重性。

當然，部落裡為喝酒而喝酒的大有人在。老一輩的族人喝酒不外是沒有適當的娛樂與休閒活動。農耕地被發展得所剩無幾，森林裡的許多野獸又被禁獵，傳統的祭典在新文化衝擊下變成遊客的觀光節目，種種的挫敗促使原本對酒有偏好的原住民往往在無奈中進入酒精的世界。

部落裡沒有釀酒廠，似乎連像樣的釀酒作坊也沒有，這並不影響部落裡族人喝酒的熱情。若說從部落出來的人不會喝酒，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人相信。Tuak 和 Langao 是伊班族著名的美酒。族人喝

的酒來自兩個途徑，一是小鎮雜貨店裡的廉價烈酒，另一就是部落裡自釀的米酒。部落居民稱自釀的米酒為 **Tuak**，帶有一點酸澀辛辣味；釀製 **Langao** 酒則用糯米。在部落裡，糯米是極為珍稀的糧食，他們每年在稻田裡種少量的糯米，以用來釀 **Langao**。這種原本無色帶有甜味的米酒，看起來卻有點乳白色。

開始喝這兩種米酒時，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喝完了，臉就漸漸紅了，頭也漸漸暈了，這是酒力的後勁在作怪。尤其是 **Langao**，喝的時候甜甜的，很順口，但是一發作起來很快就醉倒。

部落裡釀米酒的程序並不複雜，基本的流程是：淘淨糯米，將米蒸熟成飯，放進陶甕，拌上酒藥，封悶；若干天後啟蓋，酒糟沉入甕底，清冽的米酒飄逸出裊裊的香氣。其實，在封悶的過程中就有酒香從甕裡一縷一縷地飄逸而出了，整座長屋充滿了令人微醉的糯米酒香。酒糟是做米酒留下的渣，這種渣可以食用，吃起來微甜微醉，適合不太會喝酒的人吃。

水是酒的精髓，沒有好水也就釀不出好酒。部落裡的族人開始湧到小鎮尋求廉價烈酒，因為部落附近的水質已不像從前那樣清澈甜美。

部落的知識份子

在城市邊緣的國民型小學畢業後，那幾個部落裡的異數毅然離開部落，投入城市的國民型中學。他們自食其力，發揮原住民勤奮的天性，課餘到處打工，或在茶室或在速食店或在百貨市場，爭賺那丁點政府津貼以外的廉價超時生活費，直到進入大學。部落裡的人都稱他們為讀書人，但誰都不知道他們那「砂蓋^{*}」髮下的腦袋，究竟在想什麼，只覺得他們是部落裡的知識份子。

他們心裡養著巨大的理想。

進入社會，進入都市，他們像獨角獸，在現實與名利之間，企圖以一身所學、企圖以高亢的理想開闢屬於自己族群的新天地，但，他們的聲音微弱如黑夜中的蚊蚋。有人贈以他們鼓舞的掌聲，嗤之以鼻的聲音卻圍攻他們巨大的理想。他們不滿現狀政治，厭倦社會體制的改革，他們目睹部落的傳統祭典日趨成為旅遊賣點和遊客爭奇獵豔的對象；他們目睹傳統的道德制約被貨幣價值擊潰，他們也感受到部落族群被人鄙視的滋味。於是，他們在無奈中成為忠實的反對者，反對部落現代化，反對族群分化，反對傳統變革，反對現實社會遞變，反對現行政治體制，反對國民權益分享不平等；他們似乎成為族人眼中為反對而反對的異類。

他們在都市這座叢林中的奮鬥猶如森林裡掉入陷阱的獸，雖然心中仍燃燒著澎湃的理想，但是除了無助之外還是無助。部落已經融入現存的資本體系而無法自拔，部落已經接受現實的功利觀念。

族群雖然迷惑徘徊，生活仍然持續。

其實，在他們散亂的髮下，巨大的理想也只不過是追求人的平等，一個各族平等的社會。也因此，這批部落的知識份子顯得寂寞孤獨，他們的內心卻燃燒得更熾熱。

[*編者註]：砂蓋，或沙蓋 (sakai)，泛皆指住在山林裡的原住民。